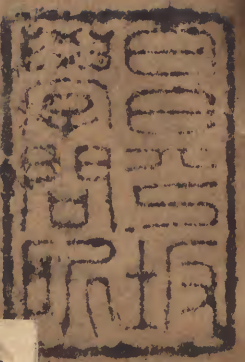


儒門語要

人



漢書門類		九四九	七二	三九	三
函號		九	二	九	冊
架		九	二	九	冊

內閣文庫		九四九	三三	三
漢書		九	三	冊
函號		九	三	冊
架		九	三	冊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89
冊數		3 ( 3 )
函號		299 124

新刊納本





儒門語要卷五

華亭倪元坦會香輯著 男頌堯日園校字

明儒

韓思菴先生

名敬之字顯思  
陝西渭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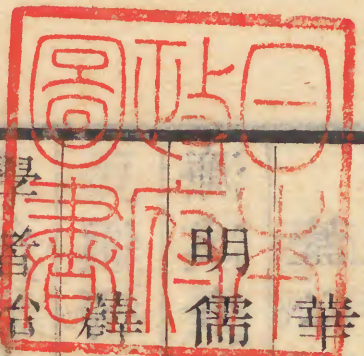
學者始學須識得此心是何物此氣是何物心主得

氣是如何氣役動心是如何方好著力進裏面去

接事多能令氣觸動此心惟敬則不為所累自能常

惺惺而無所不照

仁只是心求仁非一方也但心有所存主處便是求



淺草文庫



仁觀孔門問答可見師之教弟子之學都只是尋討箇正當底心心外無餘事

理氣不可見即於草木蟲魚觀之便是誠之不可揜便是逝者如斯夫氣象

人無妄念便可質神明中庸曰尚不愧於屋漏只是慎獨

濂溪令明道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所謂尋者蓋必自求之然後自得之非見道洒脫分明此字

如何道得出人能尋取這箇樂境銖軒冕而塵金

玉矣

元坦案思菴好靜坐思索義理每有所得如橫渠法即以劄記為學老而彌篤一時與陳白沙並稱

羅文莊公

名欽順字允升號整菴江西泰和人

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人動以天之謂真動以人之謂妄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卻形體渾是天也然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的私便是除也

孫鍾元曰整菴學有所窺力能孤往其十疑未必盡當然意在忠告絕非浮游影響之談

崔文敏公

名銑字子鍾一字仲鳧號後渠河南安陽人



老而懋學謂之有終

元坦案朱子云八十歲知學即從八十歲割定脚跟九十歲知學即從九十歲割定脚跟蓋晚年進學雖不比少壯然能割定脚跟便自得力量譬如一人少壯失學晚年精進則克念作聖矣一人少壯好學晚年荒廢則妄念作狂矣末路保全未始不可聞道若始勤終怠與不學者等

人心有邪思有妄念邪者貪也妄者覲也貪其所可致覲其所難得愈動愈馳愈馳愈遠是故有之即思覺之即截或澄心或究理或思聖賢久之則定矣

元坦案文敏與呂文簡為友相約明經修行毋慕高虛毋溺訓詁毅然以洙泗為師致仕後杜門著

述督耕課徒意泊如也性端嚴伉爽言動有矩無世俗依阿態時人擬之程伊川

呂文簡公 名柟字仲木號涇野陝西高陵人

問樂在其中與不改其樂樂字有淺深否先生曰汝不要管他淺深只求自己一箇樂耳曰求之有道乎先生曰各人揀自己所累處一切消除到得心廣體胖真樂自現所謂累者不必是聲色貨利即寫字做詩凡嗜好一邊皆是程子曰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是喪志

元坦案昔有問朱陸之學者先生曰同法堯舜同師孔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



一也。聚訟紛紜。得先生之言而定矣。

尤西川先生

名時熙字季美河南洛陽人

世俗見人有過。則爭毀之。又從而糝綴以誣之。見人為善。則爭笑之。又加誹謗。此皆幸災疾善之心。學者專於自治。使神明澄湛。則於世俗病痛。自不沾。深至聞毀譽之來。皆當自省。譽則勉以副之。毀則自磨。自勵。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自然譽無過情。毀不終熾。且當矜憫世人。作好作惡。由於習染所為。使其稍肯自省。豈甘如此。

善惡禍福之辨。不可勝窮。然其近而易知者。善則心安。心安。福之源也。不善則心不安。心不安。禍之源也。心者。人之神明。善惡所由分。禍福所由兆也。故學莫先於慎獨。

元坦案。西川嘗言為學能翻前人案。始能得前人意。若不得其意而務為紛更。是妄也。予觀前明諸儒為學宗旨。各不相襲。即所謂翻案也。月川西川為中州一派。而月川宗朱。西川宗陸。皆能深造自得。以是知人苟實心求道。宗程朱可也。宗陸王可也。不能實心求道。舍程朱而宗陸王不可也。舍陸王而宗程朱不可也。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此千古至論也。要之入門微有不同。究竟原無二致。其著力在五常百行。其用心在戒欺求慊。外此皆異端也。



揚幼殷先生

名豫孫號西堂松江華亭人

古詩云百年三萬日有能全受三萬日者幾人哉童兒戲豫暗撇十年及外便習章句以至學校之比較棘闈之奔走又去二三十年中間用力於仁者能幾時哉孔子自衛反魯子夏年二十九子游年二十八曾子年二十七子張年二十五子賤年二十四皆已卓然為儒觀顏子年三十一已為亞聖故知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誠非虛語也今日學者苟能勵朝聞夕歿之志未始不可希

聖希賢乃以聖賢為必不可及而自安於流俗空生空歿真可惜也

凡為善畏人非笑而止者只是為善之心未誠若誠自止不得且如世間貪財好色之徒不獨不畏人非笑甚至冒刑戮而為之此其故何哉只因於貪財好色上誠耳吾輩為善須有此樣心乃能日進

黃梨洲曰先生官太常時舉朝推重凡海內人物國家典故悉諮而後行後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卒於官著有西堂日記所言皆身心性命之學

馮南江先生

名恩字子仁松江華亭人



吾輩今日用功。只要為善之心真切。人皆有良心。其初未嘗不好善。到為善時。奪於外誘。便不真切。故有始萌而即止。不為者。有始為而終不能立者。又有中立而終不能成者。苟能真切。此便是為己之學。孔子謂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可行。此持身之大經。孟子謂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此交際之大經。安此則聖。勉此則賢。

元坦案先生受業於王文成。呂文簡以理學為名。臣立朝勁節。罕有其匹。曾奏劾奸黨汪鉉等。鉉不勝憤恨。必欲殺之。名已在灰籍中矣。子行可。字見卿。年甫十三。徒跣長安。擊登聞鼓。訟父冤。不報。乃

晝夜哭。長安街攀諸貴人。與求救。諸貴人不忍見。聞每望見。必先避。乃刲臂瀝血。具疏詣闕。願代父斬。帝聞而惻然。曰。忠孝乃出一門。邪。詔免。汝。成。雷。陽。厥後赦歸。進大理寺丞。年八十一卒。學者稱為忠惠先生。余與先生裔孫學博。以昌為外兄弟。備聞四鐵精忠。及京兆純孝。輒不禁為之流涕云。

揚忠公

名爵。字伯修。號斛山。陝西富平人。

心靜則能知。幾方寸擾亂。則安其危。利其災。禍幾昭著。而不能察矣。况於幾乎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所謂先見。亦察吾動之是與不是而已。所動者是吉。即萌於此矣。所動者不是。凶即萌於此矣。意向稍離於道。則步履乖違。差若毫釐。繆以千



里。

元坦案。斛山欲從韓恭簡遊。恭簡異其氣岸。欲勿受。及叩其學。嘆曰。宿學老儒。莫能過也。吾幾失人矣。一時與椒山並稱。人謂之韓門二楊。

楊天游先生 名應詔。福建建安人。

吾人為學。不可厭事物之侵擾。只問處事物底道理。能盡不能盡。是故居處時。不免有居處時之侵擾。然吾只在恭字上做工夫。即其侵擾。亦天機之流行矣。執事不免有執事之侵擾。與人不免有與人之侵擾。吾只在敬字忠字上做工夫。即其侵擾亦

無非天機之流行矣。從古聖賢處。常處變。誰不自侵擾中來。若惡其侵擾。而生厭怠。便非學也。

黃黎洲曰。先生受業於呂文簡。以寡欲正心為本。一切清虛元遠之言。皆所不喜。

楊忠愍公 名繼盛。字仲芳。號椒山。順天容城人。

先生訓其子曰。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為君子。後來多有變為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一箇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不為。為天下之小人。眾人皆賤惡。若發憤立志。要做箇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都敬重。故我要爾先立定志氣。



心爲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裏若存天理。存公道。則行出來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如根衰則樹枯。蒂壞則果落。故我要爾休把心壞了。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欲行一事。必先思曰。

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不合天理。便勿行。若是合天理。便去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天地鬼神必保佑爾。否則天地鬼神必不容爾。爾讀書若中舉人中進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罷。若是做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報國。固不可效我之狂愚。亦不可因我爲忠受禍。遂改心易行。懈了爲善之志。惹人笑。子不肖之笑。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



好人則便思量我將來必要與他一般見一箇不  
好的人則便思量我將來切莫學他則心地自然  
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為天下第一等  
人矣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  
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  
寢則勿占牀席寧讓人勿使人讓我寧容人勿使  
人容我寧喫人虧勿使人喫我之虧寧受人氣勿  
使人受我之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讐

於我則即時丟去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  
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爾說某人感爾  
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  
之其感益深有人向爾說某人謗爾則云彼與我  
平日最相好豈有謗我之理則謗我者聞之其怨  
即解人或勝爾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或  
不如爾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與人相交久  
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

元坦案先生年三十七因一歲四遷其官翻然思  
曰朝廷之恩厚矣尚何以有身為哉遂奏劾大學



士嚴嵩十罪五奸。詔下錦衣獄。問官皆嚴黨也。酷刑慘毒。腿肉盡爛。臨刑前一夕。自著年譜及論。夫  
 人張氏訓子應尾。應箕等篇。又作詩二首云。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事。留與後人補。天  
 王自聖明。制度高千古。生前未報恩。留作忠魂補。噫。先生真可謂殺身成仁者矣。今節錄訓子五條。  
 餘詳全集。每一展卷。輒揮淚不忍卒讀云。

來瞿塘先生

名知德。字矣鮮。四川梁山人。

坤而復焉。一念之醒也。而漸至於夫。故君子一簣之  
 土。可以成山。乾而姤焉。一念之差也。而漸至於剝。  
 故小人一爨之火。可以燎原。

凡處不要緊之人。與不要緊之事。不可狎侮。忽畧。通  
 要。謹。慎。細。密。就是聖人不泄邇工夫。吉凶悔吝都  
 在此生。

世間千條萬緒。消不得我一箇理字。千思萬想。消不  
 得我一箇數字。千橫萬逆。消不得我一箇忍字。

元坦案。先生於親沒後。廬墓六年。不茹葷。不御肉。以親不獲祿養。終其身麻衣蔬食。潛居山中。讀易三十年。大有妙悟。所注周易。以象數為主。與程朱不同。

羅近谿先生

名汝芳。字惟德。江西南城人。

年十五。從新城張洵水學。洵水每謂須力追古先。於  
 是。以道學自任。一日誦薛文清讀書錄云。萬起萬



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一切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遂焚香叩首。矢心力行數月。而澄湛之體未復。壬辰閉關臨田寺。几置盂水及鏡。對之坐。令心與水鏡無二。久之遂成病。父憂之。授以傳習錄一編。讀之病頓愈。丙申年二十六。入省趣大會。見顏山農。自述遘危病。生歿得失。能不動心。山農曰。是非制欲。非體仁也。近谿曰。克去己私。復還天理。非制欲。安能體仁哉。山農曰。子不觀孟子之論四端乎。知皆擴而充之。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如此體仁。

何等。直截子當下日用而不知。勿妄疑天性生生之或息也。近谿時如大夢得醒。乃知古今道有真脈。學有真傳。遂於稠人中。稽首師事。以竟其學。天下之人。只爲無聖賢喚醒。便各各昏睡。所以謂百姓日用而不知。及至知之。則許多道妙。許大快樂。卻卽在此相對立談之身。卽在此相對立談之頃。現成完備。無欠無餘。如昏睡喚醒。既醒後。其身卽是昏睡之身。而非有他也。吾儕往時。只說道中庸是書冊。今方曉得中庸是完



全一箇人也。吾人終日講求中庸，卻無一箇曉得。自己即是中庸，又如仁者人也。分明自己是仁，卻不肯自認做仁。靜言思之，我等半世孤負天地造化，付與虛靈之至寶，而甘心輕棄於塵泥，孤負父母劬勞，而甘心同朽於草木，孤負聖賢經傳，而甘心汨沒於下愚，積愆抱疚，清夜捫心，汗流浹背，悔何及矣。但願大家同自警醒，爭自濯磨，戰兢以奉。若明命，戀切以期，報親恩，潛思以睿，通聖蘊，則凡在書冊者，今皆完全在我身心矣。豈非一大快事。

哉。

元坦案：近谿致仕後，與門人走安城，下劔江，趨兩浙，金陵往來閩廣，逢人講學，常以師席自居。年七十有四，臨沒，盥櫛出中堂，端坐，命諸孫次第進酒，微飲，拱手別諸生曰：我行矣。諸生懇留，許以暫緩。一日，明晨，整衣冠，端坐而逝。蓋近谿受業於顏山，農以悟為宗，每謂一切放下，胸中更有何物。然於道問學工夫，未免失之疎畧耳。

李見羅先生 名材，字孟誠，豐城人。

今日學人所以難入門者，只為宋儒將居敬窮理分作兩事，分作兩時。先要究窮物理，講得處處分明，纔去躬行，與孔子之教如隔天淵。若真正欲入聖



門須將平時一切習氣虛知虛見許多妄想各樣  
 才智伎倆盡數掃除一絲不掛內不著念外不著  
 相上下四方俱無所倚自有滋味可見由此專精  
 直入更不回頭再不用東愁西愁東想西想即外  
 邊事物雖或不能盡知然大本已立將來自有貫  
 通時候。

黃梨洲曰見羅從學於鄒東廓繼王門一脈而別  
 立止修宗旨不主良知之說今講止修之學者興  
 起未艾是亦王門之孝子也

徐魯源先生

名用檢字克  
 賢蘭溪人

髮膚骨骼知識運動是人之所為生也而髮膚骨骼  
 知識運動之表有炯然而常存淵然而愈出廓然  
 而無窮者是人之所以生也統言之曰道曰仁質  
 言之曰心曰性外此而富貴則為外物功名則為  
 虛影蓋於髮膚骨骼知識運動者為相親而於炯  
 然淵然廓然者無所與也於髮膚骨骼知識運動  
 相親者有盡者也可朽也炯然淵然廓然者無盡  
 者也不可朽也與草木同腐而不可朽者  
 實與天地合其德也



元坦案魯源師事錢緒山其學以復性為宗一日  
在江省糧署方治文移恍惚聞有唱者曰舜何人  
也予何人也為者亦若是先生  
由是大悟平生見解脫落殆盡

唐襄文公

名順之字應德號荆川武進人

近來痛苦心切死中求活將四十年前伎倆頭頭放  
舍四十年前見解種種抹殺於清明中稍見得些  
影子原是徹天徹地靈明渾成的東西生時一物  
帶不來此物卻原自帶來死時一物帶不去此物  
卻要完全還他去然以為有物則何睹何聞以為  
無物則參前倚衡瞻前忽後非胸中掃去一切則

不能見得非心心念念晝夜不舍則不能收攝存  
養所以宇宙寥寥聞道者絕歎其難而求道者不  
可不自勉也

白沙言靜坐中養出端倪此語須活着蓋世人病痛  
多緣隨波逐浪迷失真源故發此耳若識得無欲  
為靜則真源波浪本來無二正不必厭此而求彼  
也兄云欲閉關以待心志之定即此便有飲羨畔  
援在矣請且無求靜味只於無靜味中尋討不必  
閉關只於開門應酬時尋討至於紛紜轆轤往來



不窮之中。試觀此心。如何其應酬。鞅鞅與閉關。獨處時。還有二見否。若有二見。還是我為障礙。還是欲根未斷。更於此著力一番。有得有疑。不惜見教也。

元坦案。先生以無欲為宗。嘗言障天機者。莫如欲。欲根洗淨。機不握而自運矣。其平生學問。得之龍谿者。為多。

下鄧文潔公 名以讚。字汝德。號定字。江西新建人。

心之本體在順其初。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復者陽之初動也。而天地之心見焉。人心率其本真。不涉

於矯拂。順其初之謂也。故凡事物之來。突然感之。猝然應之。則純乎天者也。意氣一動。而二三之念。則繼乎後。又其甚者。此念方萌。而二與三並出其間。繼與並皆非初也。此心之原。不墮方體。不落計較。虛明洞達了無一物。所謂初也。顧人亦莫之察耳。言之語默。身之動止。毫渺之間。倏忽之際。皆必有初。枯之反覆。而夜氣不足以存。則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今乃與禽獸不遠矣。

學易不專在書。天地間皆易也。凡天風木葉鳥聲。無



非易者。吾人在此。一動即落。一久即分。休咎道本。至中。稍有一毫偏倚。即是過失。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吾人到得知過。便是好處。

元坦案。先生澄神內照。洞徹性靈。嘗曰。學問工夫。必基於晦。易之密。書之微。詩之綱。皆此義也。官翰林時。茹茶忍寒。未嘗妄取。童僕方嗽。敗絮中。先生吟曰。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撲鼻香。則其品行之潔。藥可想見矣。

呂新吾先生 名坤。字叔簡。河南寧陵人。

喜來時一檢點。怒來時一檢點。怠惰時一檢點。放肆時一檢點。動靜語默。隨處檢點。此是省察大條。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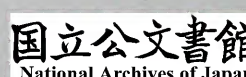
人到此多。想不起。顧不得。一錯了。便悔不及。若養得定。便發而中節。無用此矣。

不動氣。事事好。

學者只看得。世上萬事。萬物種種。是道。此心纔覺暢

然。

或問雞鳴而起。若未接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善。愚謂惟聖人未接物時。何思何慮。賢人以下。睡覺時。合下便動箇念頭。或昨日已行事。或今日當行事。便來心上。只看這念頭如何。若一念





向好處想。便是舜邊人。若一念向不好處想。便是跖邊人。若念中是善。而本意卻有所爲。這又是舜中跖。漸來漸去。還向跖邊去矣。此是悟頭工夫。此時克己。更覺容易。檢點更覺精明。所謂去惡在纖微。持善在根本也。

屬續之時。般般都帶不得。惟帶得此心。卻教壞了。是不空身歸去矣。可爲萬古一恨。定靜中境界。與六合一。般大裏。面空空。寂寂無一箇事物。纔去思索時。般般足樣。樣有。

每日檢點。要見這念頭。自德性上發出。自氣質上發出。自習識上發出。自物欲上發出。如此省察久之。自識得本來面目。初學最要知此。

孝子之事親也。終日乾乾。惟恐有一毫不快事。到父母心頭。自家既不惹起。外觸又極防閑。無論貧富貴賤。常變順逆。只以悅親爲主。蓋悅之一字。乃事親第一傳心口訣。卽不幸而親有過。亦須在悅字上做工夫。耐煩。幾諫。委曲。留意。自有回天妙用。若直諍以甚其過。表暴以增其怒。不悅莫大焉。故曰



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

為宇宙完人。甚難。自初生以至屬纊。徹頭徹尾。無些子破綻。尤難。想亘古以來。不多幾人。其餘聖人都。是半截人。前路破綻。後來修補。到晚年纔得乾淨。成就了一箇好人。還天付本來面目。故曰湯武反之也。曰反。則未反之前。便有欠缺處。今人有過。甘於自棄。以為不可復入聖域。不知盜賊也許改惡從善。何害其為有過哉。只看歸宿處。做甚麼樣人。以前都消得去。

明道受用處。陰得之佛老。康節受用處。陰得之莊列。然作用自是吾儒。蓋能奴僕四氏。而不為其所用也。此語人不敢道。惟深知明道康節者。方能覷破。

元坦案。先生之學。以窮理盡性為要。所著有去偽齋集。呻吟語。發明道奧。為後學準繩。

鄒忠介公

名元標。字爾瞻。號南臯。江西吉水人。

先生講學於首善書院。曰都城二百六十餘年。今日纔見此會。諸友莫看得是偶然。因舉歲寒松柏句。令人各自解說。先生曰。為學先辦一副松柏的骨。幹若骨是桃李。終於凋謝。要想人身中如何是撼。



不搖吹。不折火。不焚水。不溺。古今不動的。  
 世人相見。許窮便是貪欲影愧。這窮字斷送了多少。  
 豪傑試看先輩赫赫者。大抵窮人如何。他便耐得。  
 今人便不耐。此處不可不思。  
 答方鳳軒曰。足下云。肩頭要樹得起。脚跟要站得牢。  
 口頭要守得定。心腸要洗得淨。僕則以為只在一  
 處做工夫。吾儕頂天立地。只靠得一箇心。此心一  
 淨。肩頭自樹。脚跟自牢。口頭自定。孟子曰。先立乎  
 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之謂矣。不然。外之

震撼者無窮。吾之料理者有限。顧此失彼。其將能  
 乎。

元坦案。先生始仕時。因氣節威稜。致投荒萬里。既而赦歸。家居三十年。涵養消融。歸於冲粹。洵可謂醇儒矣。

周海門先生 名汝登。字繼元。浙江嵒縣人。

程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人謂夫子不告子路。不知已  
 明白說了也。王氏曰。道無生。死聞道則能通。晝夜  
 一生。死虛靜光明。超然而逝。無生。死可說。故曰。夕  
 死可矣。猶云未嘗生。未嘗死也。儒者謂聖人不言



生。歿。殊。不。知。只。此。數。語。已。足。何。用。多。言。凡。人。生。歿。不。明。而。能。通。耳。目。聞。見。之。事。無。是。理。也。生。歿。不。明。而。能。忘。利。害。得。失。之。境。亦。無。是。理。也。故。於。生。歿。之。說。而。諱。言。之。者。其。亦。不。思。而。已。矣。

問。伏。義。畫。卦。曰。伏。義。畫。卦。之。意。蓋。專。以。形。容。吾。心。之。萬。事。萬。物。而。已。是。故。一。身。之。中。頭。目。鼻。舌。手。足。肩。背。以。至。喜。怒。哀。樂。生。歿。夢。寤。出。處。進。退。禍。福。吉。凶。畫。卦。以。形。容。之。此。固。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天。地。之。間。日。月。山。川。草。木。蟲。魚。以。至。寒。暑。晝。夜。古。今。終。始。

畫。卦。以。形。容。之。此。亦。吾。心。中。事。心。中。物。也。卦。畫。有。所。從。起。圖。之。虛。中。乃。從。起。之。原。虛。中。無。有。名。字。孔。子。強。名。之。曰。太。極。虛。中。無。有。一。物。周。子。特。標。以。無。極。無。極。而。太。極。即。吾。心。是。也。心。非。思。慮。知。識。之。謂。不。離。思。慮。知。識。而。何。思。何。慮。不。識。不。知。故。曰。無。極。而。太。極。也。生。天。生。地。生。萬。事。萬。物。者。此。也。伏。義。欲。使。人。覽。圖。而。知。一。切。備。於。我。後。之。儒。者。不。知。在。我。而。推。之。於。天。地。若。身。外。然。者。伏。義。欲。使。人。覽。圖。而。知。萬。只。是。一。有。根。於。無。後。之。儒。者。不。務。窮。其。本。根。



而徒於萬上尋求。有處執著。伏羲之旨湮矣。  
 問周子太極圖。是形容天地間大道理否。曰。是繪吾  
 身心影像。昔真西山於圖有契。乃曰。昔也太極自  
 為太極。今知吾身自有太極也。乾元自有乾元。今  
 知吾身即乾元矣。然看太極圖者。有西山之悟入。  
 方可。不然。如對鏡見影。卻問這箇是誰。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凡心有妄念。身有妄動。口  
 有妄言。皆惡也。修持之士。必欲防閑而屏除之。東  
 滅西生。終難淨盡。亦如石歷草。根株猶存。惟不務

去惡而但志仁。則惡自消融。程子謂學者先須識  
 仁。識得此體。以誠敬存之。志仁之謂也。不須防檢。  
 不須窮索。無惡之謂也。此直截之宗。與摘枝尋葉  
 者不同。

元坦案。先生輯聖學宗傳。於諸儒之說。頗備。然其  
 大旨已近宗門作用。今節取先生語錄四條。皆擇  
 其醇正  
 無疵者。



儒門語要卷五終  
 不與...  
 二端...  
 儒門語要卷五終

儒門語要卷六

華亭倪元坦會香輯著  
 孫男士恩祥微校字

明儒

顧端文公

名憲成字叔時號涇陽常州無錫人

朱子疾革門人請教朱子曰須要堅苦是說工夫陽  
 明疾革門人請教陽明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是  
 說本體惟曾子疾革謂其門人曰戰戰兢兢如臨  
 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即本體即工  
 夫和盤託出而兩賢俱在範圍中矣





原憲克伐怨欲不行。孔子以為不知其仁。及顏子問仁。卻告之克已。何也。曰。已。是克伐怨欲之根。克伐怨欲。是已之枝葉。從枝葉上檢點。東滅西生。何時是了。從根上斬斷徹底。澄清一切。沾染不得。兩下相去。正是天淵。不可同年而語也。若果循工夫。則周子主靜。蓋從無極來。是究竟事。程子喜人靜坐。則初下手事也。然而靜坐最難。心有所在。則滯。無所。在。則浮。李延平所謂看喜怒哀樂未發氣象。正當有在無在之間。就裏得箇入處。循循不已。久之。氣

漸平。心漸定。獨居如是。遇事如是。接人如是。即喜怒哀樂。紛然突交於前。亦復如是。總是一箇未發氣象。渾無內外寂感之別。下手處。便是究竟處矣。或問。聖人不勉而中。即孩提不學而能。聖人不思而得。即孩提不慮而知。論者以為不同。何也。曰。孩提不學而能。無有所撓之也。聖人不勉而中。則撓之而愈定矣。孩提不慮而知。無有所滄之也。聖人不思而得。則滄之而愈清矣。故不同也。且易言百姓日用而不知。詩言文王不識不知。這兩不知。亦不



同孩提不學不慮易之所謂不知也。聖人不思不勉。詩之所謂不知也。曰然則於其同可以識取本體矣。於其不同可以識取工夫矣。曰如此看甚好。康齋日錄有曰。君子常常喫虧方做得覽之惕然。有省於是思之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恕之道。喫虧而已矣。顏子之道不校而已矣。不校之道。喫虧而已矣。孟子之道自反而已矣。自反之道。喫虧而已矣。

元坦案先生學造精微設教於東林書院一時人才輩出其文章氣節足以撐柱乾坤彪炳日月當

其先群指東林為邪黨而先生亦以削籍退歸嗟乎程朱當偽學之禁人皆遠而避之文成有安社稷之功而身名幾不保乃千秋論定不損絲毫則知質鬼神而無疑俟後聖而不惑正須大開眼界

高忠憲公

名攀龍字存之號景逸常州無錫人

程子曰。天人本無二人。只緣有此形體。與天便隔一層。除卻形體。渾是天也。形體如何除得。但克去有我之私。便是除也。愚謂天包地外。地在天中。猶心依身。身依心。心天也。身地也。天為地之主宰。心為身之主宰。得其所主。而萬事定矣。為善必須明善。善者性也。性者人生而靜是也。人生



而靜時胸中何曾有一物來其營營擾擾者皆有  
 知識以後日添出來非其本然也今宜減去減之  
 又減以至於減無可減方見性善蓋人心湛然無  
 一物時仁體自然流露故為仁自克己始  
 今人以蒼蒼在上者為天不知自吾之皮毛骨髓以  
 及六合內外皆天也吾動一善念天必知之動一  
 不善念天必知之天非屑屑焉知其善而報之善  
 知其不善而報之不善也凡感應者如形影然一  
 善感而善應隨之一不善感而不善應隨之自感

自應即心即天此其所以不爽也若曰有感之者  
 又有應之者是二之矣非所云其為物不貳也觀  
 於萬物芸芸而形形色色有一或爽者乎孰主張  
 是孰推行是亦可恍然悟矣  
 常人而可至於聖人只在慎獨獨者本然之知覺也  
 是即知其為是非即知其為非非由思慮而得即  
 此是天即此是神無我無人無今無古總是這箇  
 知得這箇可畏便是敬不欺瞞這箇便是誠一一  
 依這本色便是明



伊川先生說遊魂爲變。曰既是變。則存者亡。堅者腐。更無物也。此殆不然。只說得形質耳。遊魂如何滅得。但其變化不可測識也。聖人卽天地也。不可以存亡言。自古忠臣義士。何曾亡滅。避佛氏之說。而謂賢愚善惡同歸於盡。非所以立教也。况幽明之事。昭昭於耳目者。終不可掩乎。

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謂默坐之時。此心澄然無事。乃所謂天理也。要於此時。默識此體云爾。非默坐澄心。又別有天理當體認也。

人想到。死。去。一物無有。則萬慮俱消。然能悟到性體。本無一物。此心自無所繫累也。

夢中作得主張。方是真學問。方能臨大事而不亂。靜坐之法。不用一毫安排。只平平常常。默然靜去。此平常二字。不可容易看過。卽性體也。以其清淨。不容一物。故謂之平常。畫前之易如此。人生而靜。以上如此。喜怒哀樂未發如此。乃天理之自然。人能體貼出來。方爲有得。靜中妄念。強除不得。真體既顯。妄念自息。昏氣亦強除不得。妄念既淨。昏氣自



清只體認原來本性。還他湛然而已。大抵著一毫  
意不得。纔添一念。便失本色。由靜而動。亦只平平  
常常。湛然動去。靜時與動時。一色動時與靜時。一  
色所以一色者。只是一箇平常也。故曰無動無靜。  
學者不過從靜坐中。認此無動無靜之體云爾。靜  
中得力。方是動中真得力。動中得力。方是靜中真  
得力。所謂敬者此也。所謂誠者此也。是復性之道  
也。

元坦案。忠憲之學。以復性為宗。以居敬窮理並進  
為訣。四方從遊者。至今先讀小學近思錄。然後靜

坐。以培深厚之氣。論者謂公二十歲  
外。便步步學程朱。洵為東林之冠。

馮恭定公

名從吾。字仲好。號  
少墟。陝西西安人。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又曰。誠不以富。亦祇以  
異。異端者。異乎聖賢之所為也。亦祇以異者。異乎  
流俗之所為也。凡人拈花弄月。尋山問水。較異流  
俗。便覺間情。瀟灑天趣。流盎而况存心養性。直達  
真源。上下古今。都在這裏。此中樂趣。更復何如。程  
子詩云。男兒到此是英雄。然亦不難也。有志者事  
竟成耳。若不與俗異。而與俗同。試看俗場中將來。







元坦案少墟沉潛聖學踐履篤實一時問業之士紛至如雲嘗會友於白下凝然相對或曰馮公何以不講在坐者曰此人渾身是講蓋得孔子無行不與之意其於道深矣

郝楚望先生

名敬字仲興楚之京山人

習氣用事從有生來已慣拂意則怒順意則喜志得則揚志阻則餒七情交逞此心何時安寧須猛力幹轉習氣勿任自便其機只在念頭上挽回假如怒時覺心為怒動即返觀自性覓取未怒時氣象須與性現怒氣自平喜時覺心為喜動即返觀自性覓取未喜時氣象須與性現喜氣自平七情之

發皆以此制之雖不如慎之未萌時尤為省力然既到急流中只得如此挽回

元坦案先生築園著書不通賓客五經之外儀禮周禮論孟各有注證一時通經之士推為巨擘

劉忠端公

名宗周字起東號念臺浙江山陰人

問未發氣象從何處看入曰從發處看入問如何用工夫曰其要只在慎獨問兼動靜否曰工夫只在靜故曰主靜立人極非偏言之也然則何以從發處看入曰動中求靜是真靜之體靜中求動是真動之用體用一原動靜無端心體本是如此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先儒教人看此氣象。正要人在慎獨上做工夫。非想像恍惚而已。伊川謂不當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正恐人滯在氣象上。將中字作一物看。如温公念箇中字。伊川便謂他不如持戒珠。

人心徑寸耳。而空中四達。有太虛之象。虛故靈靈。故覺此天命之體。而性道教所從出也。

心無物累。便是道。莫於此外更求道。此外求道。妄也。見為妄見。思為妄思。有見與思。為道之障。當即消。

融不可留著。

元坦案。念臺師許敬菴。而砥厲性命之友。則劉靜之。丁長孺。周寧宇。黃忠端。高忠憲也。其學以慎獨為宗。不待安排。自能不過。其則著。有聖學宗要。人譜類記。

鹿忠節公

名善繼。字伯順。號乾嶽。定興人。

至誠自能盡性。其次儘可致曲。細究害心。何物原來是欲。富貴蓋奉承軀殼要緊。而不奉承良心也。真人性不得出頭。斯道喪矣。世上只有兩條路。曰義曰利。人心只有兩般味。曰樂曰苦。從命上醒。一醒從吾上認。一認真樂。自見惜。



舉世皆迷耳。倘能認得吾時。不必問孔顏樂處。自  
 家已尋著樂處。曰。人必曰。人必曰。人必曰。樂  
 人把道看得輕。死看得重。豈知人生修短不一。而無  
 不盡之身。有生必有死。如晝必有夜。貪生怖死。達  
 士所笑。但醉生夢死。最不可耳。道者。天命之性。人  
 之所以為人。乘此而來。當抱此而往。不聞道者。死  
 真死也。生之理已滅也。死又枉死也。生之事未畢  
 也。知道者。但論何時。聞不論何時。死本性得現大  
 事已畢。生死如一說。甚朝暮。此箇消息。紙不能載。

手不能授。口不能傳。反而求諸吾心。必有所得。孔  
 子為人。虛生浪死。出此朝。聞夕死。話頭洩盡。天機  
 須思道。是何物。聞道。是如何。光景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還須親自打開門去看。

元坦案。公少時。慨然有必為聖賢之志。每與同儕  
 論經旨。人謂其能記憶也。公曰。只要醒。不在記憶。  
 要醒。如何是我。則由我。而周程。而孔孟。而湯文。堯  
 舜。一以貫之矣。曾作詩云。寰中第二非吾事。好向  
 椒山句裏尋。故其生也。為理學名臣。其  
 死也。以封疆殉節。朝聞夕可。夫何間然。

呂忠節公

名維祺。字介孺。號  
 豫石。河南新安人。

問講學為人非笑。何以處之。曰。講學不為世俗非笑。



是為鄉愿。講學不使非笑我者。終心服我。是為鄉人。講學必別立崖岸。欲自異於世俗。是為隱怪。講學不大倡其道於天下後世。以承先啓後。是為半途而廢。

天下第一等事。是何等人做。天下第一等人。是從何等事做起。可惜終身憧擾。虛度光陰。到風過花飛時。究竟攜得甚物去。只落一場空。以此思之。何重何輕。何真何幻。何去何從。自有能辨之者。然而眼界不開。由願力不堅。願力不堅。所以眼界愈不開。

故知學問下手時。不可不以豪傑自命也。挺然特立。不隨流俗。與古為徒。庶幾千古不朽。

元坦案。終身憧擾。虛度光陰。到風過花飛時。只落一場空。人生大抵皆然。可勝浩嘆。欲尋出頭一著。當於風雨晦明。讀書靜坐時。領取若隨行逐隊。較短絮長。縱活百年。不過行尸走肉耳。

人只此人。不入聖。便作狂。中間難站腳。學須便學。昨既過。今又待。何日始回頭。自古聖賢。無不由學問而成。只要認定正路。一直硬肩做去。日新不已。希聖何難。即今可學。學只在今。德不孤。必有鄰。師友知心。未必盡在當時。上下千百年。一誠相感。呼吸。



可通眼前遇合直瞬息耳智者於此當別有會心  
視此宇宙茫茫紅塵滾滾苟不從學問出頭終於  
草木同腐老死隕下言念及此有不慄汗浹趾者  
豈人哉

元坦稟承庭訓究心濂雒開闢自先大人辭世  
後恨乏師友知心之助時作時輟嘉慶戊辰得關  
中李二曲先生集讀之有省嗟乎人生學問恒恃  
師友觀摩知心印證今讀呂忠節語錄知前有古  
人師友正多後有來者知心不少能作如是  
觀胸襟自擴願力必宏毅然奮然決無兩事

金忠節公

名鉉字伯  
王順天人

每事思退易三百八十四爻未聞有退而凶者乾乾

不已惟進德修業爲然

周子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余謂戒慎乎其所  
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靜而無靜也清言之信庸  
行之謹動而無動也然則戒慎恐懼也信謹也其  
皆神之所爲乎其卽所謂天理乎

當境遇艱苦時事物勞攘時或私欲萌動擺脫不得  
正當加緊用功提出良心自作主宰決不爲邪穢  
所勝纔是得力若靜時有工夫至動時任其恣肆  
便經三四十年也只是此等人濟得甚事



事來我應。皆分所當為。不可生厭棄心。至於本無一事。我心強要生出事來。殊為自苦。此便是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孫鍾元曰。吾鄉忠節二人。鹿之學。以子靜陽明入門。而未嘗不尊程朱。金之學。專守程朱。而未嘗不尊子靜陽明。蓋二公皆以躬行為先。故絕無異同之見。彼爭論異同者。皆舍其田而耘人之田也。

陳幾亭先生

名龍正。字惕龍。浙江嘉善人。

夢不可主。覺主之。歿不可主。生主之。覺常惺。則夢常清矣。生無昏夢。則歿不魂游矣。朝聞道。夕歿可矣。不聞道而歿。可乎哉。可乎哉。

一窮士動善念。必有曲成焉。一達士動善念。必有宏濟焉。獨為善者。孤使人為善者。裕成人善事。其功已倍。動人善願。其量無涯。

雖有明智。譽之初聞。喜心必動。諫之驟入。拂念必生。方喜隨覺。其諛方拂。隨辨其忠。則明智之異於人耳。聞譽不喜。聞過喜之。子路所以為百世師也。每念若此。必也聖乎。

古人俟我。我俟後人。皆以一誠感應。獨當世相對也乎哉。



上。七。貞。其。身。可。以。移。風。易。俗。中。士。自。立。焉。爾。矣。下。士。每。遇。風。俗。則。身。為。之。移。

元坦案。幾亭受業於高忠憲。偶聞鷄鳴。忽覺胸中曠然。無一事。由是悟生之旨。嘗曰。念念愛人。乃立德立功立言之本。故其學以萬物一體為宗。以人倫為關鍵。以誠敬為操持。

黃忠節公

名淳耀。字蘊生。號陶菴。太倉嘉定人。

程子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朱子論主一無適云。主一只是心專一。不以他念雜之。無適只是不走作。如讀書時只讀書。著衣時只著衣。了此

一件。又做一件。身在這裏。心亦在這裏。此皆先儒直指調心法示人。周叔夜先生有言。因事之煩冗而動躁火也。治之有二。其一自解云。待我逐頭清來。其一自解云。事完之後。卻有何事。問亦何用此躁之在事前者。治法如此。若在事後者。治法亦有二。其一自解云。人生安能無勞。其一自解云。此勞未必無益。此身不必太惜。此治躁之骨髓也。推之榮辱禍福。皆可以此心對治。

元坦案。先生弱冠。即著自監錄。知過錄。後更作日記。晝之所為。夜必書之。砥厲躬行。充養和粹。故能



挺身殉節  
忠孝無虧

孫鍾元先生

名奇逢字啓  
泰容城人

問做人曰饑餓窮愁困不倒聲色貨利侵不倒死生  
患難摧不倒而人之事畢矣  
心一馳即苦樂亦苦也心一返即樂苦亦樂也  
連日取薛文清靜坐觀心間中一樂八字作功課客  
曰心何用觀曰為其不在也客曰不在何以觀曰  
一觀之即在矣時時觀則時時在到得不待觀而  
無不在則無不樂非誠意君子未可語此

骨肉之間多一分渾厚便多留一分天性是非正不

必太明

元坦案先生初尚節俠其後一變而為理學卜居  
百原山康節之遺址也北方之學者皆出於其門  
著有理學宗傳分源別派可謂別具手眼者矣

黃黎洲先生

名宗羲紹興  
餘姚人

學有宗旨是各人得力處亦是學者入門處天下義  
理無窮苟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在我故講  
學而無宗旨即有嘉言終無頭緒學者不得其人  
之宗旨即讀其書不能窺其要領也蓋學問之道



以各自得力者為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非流俗之士，即經生之業也。明儒學案中，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萬殊也。若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元坦案：先生為劉忠端公高第弟子，著有明儒學案，是時北方孫鍾元先生，西方李二曲先生，南方黃黎洲先生，時論以為三大儒。濂、雋、關閩之學，至今猶傳一綫者，皆其力也。

李二曲先生

名頤，字中孚，陝西藍屋人。

僕資本偏駁，動多疵瑕。雖嘗慚悔力改，顧志弗勝，氣骨隨改隨滋，未能徹底廓清。滌舊習而新之，荏苒虛

度，祇是舊人。每一念及，輒慄慄危懼，自恨自傷，不禁淚流。即自責曰：汝前半生業已蹉跎，莫追。今年如許，若復悠悠，更將何待邪？乃齋心籲天，痛自淬礪，誓不敢玩愒。因循姑息，自棄諸君資皆粹美，盍亦反已自訟，怨艾深切。既慮理欲迭乘，亦不妨祈監於天，每且焚香仰天，叩謝降衷之恩。即矢今日心毋妄思，口毋妄言，身毋妄行。一日之內，務刻刻嚴防，處處體認。至晚，仍焚香叩，默繹此日心思言動，有無過愆。有則長跽自罰，幡然立改。無即



傳門請要 卷六  
振奮策勵。勿厭勿懈。以此爲常。終日欽凜。對越上帝。自無一事一念。可以縱逸。如是則人欲化爲天理。身心皎潔。默有以全乎天之所與我者。方不獲罪於天。今日俯仰無愧。浩然坦蕩於世上。他日屬續之時。檢點平生。庶不至黯然而消沮。自貽伊戚於地下。存順沒寧。何快如之。區區有志未能。願相與共勉之。

舞子弟之所習尚。舉不越乎詞章名利。學術之晦。至是而極矣。昔墨氏之學。近於仁。楊氏之學。近於義。視後世詞章名利之習。相去天淵。孟子猶痛闢之。目爲無父無君。比之洪水猛獸。矧今之所習。惟在詞章所志。惟在名利。苟不以正學清其源。其弊又何所底止邪。

洪水猛獸。其爲害也。止於其身。學術不明。其爲害也。根於其心。醉生夢死。不自知覺。發政害事。爲患無窮。是心害酷於身害。苟非大有爲之君子。以擔當。





世道主持名教為己任則學術何自而明心害何自而拯

天下之治亂由人心之邪正人心之邪正由學術之明晦學術之明晦由當事之好尚所好在正學則正學明正學明則人心正人心正則治化淳所好在詞章則正學晦正學晦則人心不正人心不正則治化不興蓋上之所好下即成俗感應之機捷於影響

近世士大夫欲興起文教命題課士名曰觀風其意非不甚善若論有補於風化更須有進善乎呂新吾之言曰有司豈無所汲汲皇皇而學校獨不加意有加意者不過會課閱文供饌給賞至於砥德礪行引而出之迷途則全不在念噫弊也久矣立人達人全在講學移風易俗全在講學撥亂返治全在講學旋乾轉坤全在講學為上為德為下為民莫不由此此生人之命脈宇宙之元氣不可一日忽焉者也

民之於仁甚於水火人或可一日無水火不可一日



不學不可一日不學。則不可一日不講。講則人知。趨嚮賢。知得以聞道。而愚不肖亦不敢妄為不講。則質質然莫知所之。率意冥行。任氣逞欲。甚至有倡為邪說。自蹈法網者。惟正學振興。如白日一出。而魍魎潛消矣。

隨人開發。轉相覺導。使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此便是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

元坦案。正學興。則人心正。風俗淳。邪教息。程子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况以名公卿鼓舞作興。上體天地之心。下全生民之命。濟世利物。功莫大焉。此二曲先生所以惓惓於匡時

也。要務

真正豪傑。方能無待而興。其餘則全賴有位之人。勞來匡直。多方鼓舞。陽明先生自為驛丞。宰廬陵。以至撫江西。總督四省。隨在講學。當秉鉞臨戎。猶與諸弟子答問。直指人心。一念之微。以為即是生死人。鬼關聞者。莫不戚然有動。於中是時士習。蔑裂於詞章記誦。自先生出。而天下始知人性皆善。而堯舜可為。於是雨化風行。正學昭著於天下。馮少墟先生協理院事。與掌院南臯鄒公講明理學。



十三道御史爲闕首善書院。以定會期。二八則都中縉紳聽講。四六則舉貢生員及軍民工商一切雜色人等聽講。或曰。君臣父子之義。原是人人的。何必講。先生曰。若是人人沒有的。誠不必講。如磨磚求明。磨之何益。若原是人人的。只被功名勢利埋沒了。豈可不講。講學者去其所本無。還其所本有。如磨鏡求明。磨何可廢。昔吾友陶石簣趣京。有客勸曰。仕途切勿講學。石簣笑應曰。仕途不講學。何以使用。真至言也。

少墟先生嘗上疏於朝曰。竊惟世道之所以常治而不亂者。惟恃理學一脈。亦惟恃講學一事。講學始自孔子。盛於孟子。至孟子沒。而異端蜂起。列國紛爭。禍亂相尋。千有餘年。直至宋儒出。而始有以接孟氏之傳學之。不可不講也。久矣。臣幼承庭訓。卽知講學一事。比壯歲登朝。卽與同志諸臣互相講學。三四年間。寒暑風雨。未嘗少輟。人心世道。頗有可觀。自臣告病歸里。而京師學會遂廢。不講者三十年。臣昨秋入京。見人心世道。迥不如前。因與左



都御史鄒元標立會講學務以忠孝勸勉使人皆知君親大倫或可挽狂瀾於萬合此風紀大臣之責任也

嘉隆時江左徽寧之間有學憲耿天臺之倡率郡守羅近谿之提撕風聲鼓舞漸有渾樸不雕之風皆從聽講中來講學之轉移甚捷也假若諸郡邑處處講貫在在提撕大知覺小知小知覺無知大覺覺小覺小覺覺無覺相與知覺者益衆則人之承流感化者愈多人欲化爲天理則身心太平小人

化爲君子則世運太平人皆可以爲堯舜世豈不可以爲唐虞昔羅近谿以外吏入覲每遇縉紳必告以留心正學又數勸徐文貞公曰相公當啓主上以正學爲務奈何僅循內閣故事以塞其職邪文貞亦以爲然此近谿所以爲君子也倘仁人長者以近谿之心爲心與當事會晤非此學不談倡率鼓舞裨益豈淺鮮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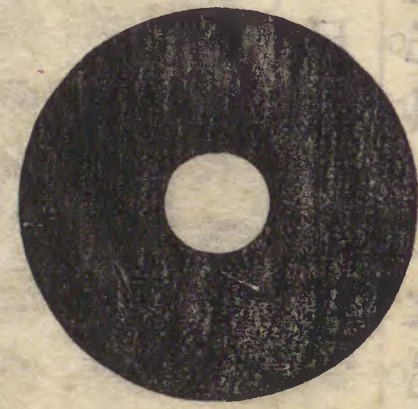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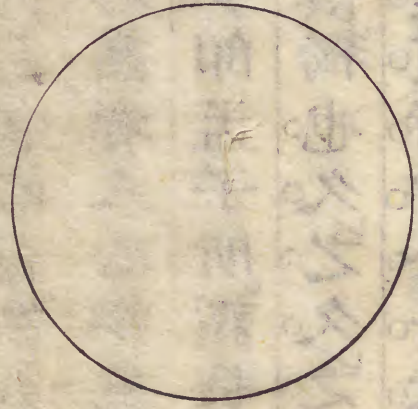
元坦案語錄第一節是顓天約第二節以下是匡時要務皆見二曲集先生爲理學真儒著述甚富而其切實工夫則詳二曲集及四書及身錄其書第傳關中江浙尚未流播元坦於嘉慶戊辰輯二



曲集錄要付梓并撰先生事畧列於卷首惟匡時  
 要務尚未載及故是編特詳近日江蘇學政湯公  
 名金釗倉場侍郎莫公名晉以拙刻錄要廣播士  
 林湯公又刊四書反身錄行世於風俗人心大有  
 裨益孟子曰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  
 民興斯無邪慝苟欲正人心息邪說惟提倡理學  
 足以端本清源真  
 匡時第一要務也

此書之學山... 太平人... 公... 錄... 惟... 提倡... 理學... 足以... 端本... 清源... 真... 匡時... 第一... 要務... 也

# 慎獨圖





慎獨圖說

倪元坦撰

上圖純白者太極也。下圖外黑者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也。內白者心也。性也。仁也。天理也。良知也。所謂獨也。外黑者人心惟危也。內白者道心惟微也。黑多白少。即孟子所謂幾希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所以慎獨也。久之久之。內白日充。外黑日退。大本立而達道行。身心一太極也。此慎獨之效也。

士希賢。賢希聖。聖希天。希之如何。慎獨而已。不睹不聞。莫見莫顯。為善利。分舜蹠。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可不慎與

君子之是非與世俗是非異。君子之好惡與世俗好惡異。狗於俗則喪厥真矣。知是知非。知好知惡。隱微之地。有人極焉。慎之則發。皆中節。可以動天地。格鬼神。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通書曰。幾善惡。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朱子曰。通書竭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功夫。今觀朱子章句於大學慎獨。



中庸論五  
卷六  
三十一  
曰。審其幾於中庸。慎獨曰。幾則已動。其旨微矣。  
易曰。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故不  
遠復。惟不遠復。故不貳過。今人有過。疇不貳焉。愧  
悔之萌。獨自知。知必改。頻復厲義。无咎也。而有迷  
復凶者。弗思耳矣。

易曰。知幾其神乎。又曰。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知  
幾者。一念乍萌。善便存。惡便去。是慎獨入門。洗心  
者。澄然湛然。何思何慮也。退藏於密者。肫肫其仁。  
淵淵其淵。浩浩其天。以澄然湛然之體。歸藏於坤  
也。是慎獨究竟。退藏則靜靜。則明明。則無所不照。  
凡居於明者。不見暗。居於暗者。能見明。故易三百  
八十四爻。以潛爲首。今導引家亦言退藏而不能  
慎。獨以洗心。遂有播弄精魂。而成隱怪者。誤入迷  
途。終不悔悟。良可歎也。

人心卽天心也。人欲熾而天人分。復其初者。聖人也。  
心。天心。言天言人。能體聖心。知天命矣。畏聖言。知  
帝。謂矣。然則非聖不足以見天乎。非也。人失其初。  
而天未嘗不存。所謂獨也。獨者。初念也。知是知非。



知好知惡純乎天也。繼念則非轉念更非皆人也。非天也。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於靜時見於初發念時見惟慎獨則無時不見。故君子之學莫先於慎獨。

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自古聖賢且然。况學聖賢者乎。清任和聖各不同。微箕比仁各不同。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科不同。孔門不言心性。孟氏直指心性。教法不同。濂雒關閩心法不同。二程同父同師。規模氣象不同。宋元明諸大儒為學宗旨不同。無

惑乎程朱陸王之不同也。自有明以來。辨論異同。互相掎擊。使人不得其門而入。舉凡賢知之流。遁而歸諸二氏。迄今二百餘年矣。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狷不同。皆可入道。孟子曰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此千古定論也。蓋入門不必同。而慎獨無不同。此處同則為居仁由義之君子。此處不同則為無忌憚之小人。大學一書以慎獨為要。衍義補曰誠意一章乃大學自脩之首。而慎獨一言又誠意用功之要。人能於



此幾微之際。體認真的。發端不差。則八條目皆將  
大爲已有矣。邱氏所言。最爲警切。蓋學問功夫千頭  
萬緒。入乎其中。茫無畔岸。求其立地見效。與聖學  
不差毫釐者。莫如慎獨。此大學所以爲入德之門  
也。

人欲求道中庸。其至矣乎。慎獨二字。滴滴心血。盡  
火坑。遵而行之。立躋聖域。故於篇首篇末。三致意  
焉。蓋用力於人所不見之地。事勤而功半。故曰君子之所不可  
人所共見之地。事勤而功半。故曰君子之所不可

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夫可謂大矣。吾人  
易與中庸相表裏。曰藏密。曰知幾。卽獨也。憂悔吝者  
存乎介。卽慎獨也。讀易者。當知元亨利貞。獨處已  
具本原。吉凶悔吝。慎時卽是趨避。所謂无卜筮而  
知吉凶。晝前之易也。故孔子曰。五十以學易。可以  
無大過矣。

困心衡慮。徵色發聲。能使人立地消除私欲。而獨體  
呈露。試觀古來大儒。半從憂患中來。若處平順。亦  
惟慎獨可以進學。凡先儒言主敬存誠。認天理致



傳門語要 卷之六 三十一  
良知觀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一言以蔽之曰慎獨  
慎獨是生歿關鄒文莊公曰身之生歿衆知畏之心  
之生歿知畏者鮮矣聖門只從心上論生歿故操  
心危慮患深是生於憂患欲敗度縱敗禮是歿於  
安樂果能戒慎恐懼常精常明則雖貧賤患難無  
入而不自得此文莊答東山諸友語也孔子曰哀  
莫大於心歿而人歿次之孟子曰所惡有甚於歿  
者又曰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蓋形骸存亡祇是  
軀殼而天君喪失則真歿矣可不謂大哀乎吾人  
欲生順歿安惟慎獨爲最要

慎獨功夫是人禽分路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  
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又曰梏之反覆則其  
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  
矣馮恭定公曰謂之不遠猶有一綫生路縱不能  
每日有平旦之氣而數日之中未必無一時之萌  
蘖使從此一時之萌蘖回心向道豈真不可救藥  
哉恭定之言沁人肺腑然則何以救之而使幾希  
不失夜氣常存惟慎獨而已矣



當慎獨之初。所謂獨者。在若有若無之間。慎之又慎。則知微之顯。而獨體呈露。真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不容假借。絲毫依此而行。自無不善。常惺惺於此。驗之孔顏之樂。於此得之。莫將兩字。看作尋常。李二曲先生云。慎獨乎。獨慎乎。慎獨。獨慎之義。明而後慎。可得而言也。慎獨不專在靜處。能於應事接物時。反觀內省。是非了了。分明於此。轉機尤為得力。君子所以異於人者。惟自反而已矣。

慎獨之功。三年有進。學記言七年小成。九年大成。知學問得力處。不必遲之又久也。自聖學失傳。皆謂此事非歲月可幾。雖數十載由之。而茫未有得。俾有志求道者。裹足聖門。胥歸二氏。不亦誤乎。橫渠張子曰。學須以三年為期。孔子言三年有成。為學亦是如此。又須以自朝及晝。至夜為三節。蓋積累功夫。以時為限。觀張子之言。亦足使人興起矣。大學慎獨。祇是誠意。而即有心廣體胖之效。何也。蓋獨之為體也。內有所疑。斯外有所徵。孟子言根心。



生。色。昏。面。盎。背。仰。不。愧。俯。不。作。功。夫。進。一。分。自。有。大。一。分。光。景。非。可。恍。惚。想。像。也。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疑。者。聚。也。李。二。曲。先。生。云。終。日。欽。凜。保。守。此。獨。勿。令。放。逸。使。中。常。惺。惺。湛。然。虛。明。卽。此。便。是。慎。獨。須。斂。而。又。斂。如。啞。如。癡。精。神。凝。聚。斯。氣。象。凝。穆。讀。此。知。慎。獨。功。夫。以。凝。爲。要。然。必。洗。心。退。藏。凝。無。所。凝。其。至。矣。乎。其。微。矣。乎。

儒門語要一編。先生提理學之要。以示人也。先生始居通波門外。元吉居城中。朝夕往學。如坐

春風。嗣先生謝卻生徒。杜門養靜。移居谷水之旁。元吉卜與爲鄰。見先生造詣益深。晦明風雨。獨坐小樓。昕夕一編。怡然自得也。著有易準七卷。老子參注四卷。莊子詮十卷。志樂輯畧三卷。二曲集錄要六卷。畚香草存四卷。名公卿見之。咸擊節稱賞。傳播藝林。近又輯儒門語要六卷。蓋以素所服膺。公諸同志。苟能互爲觀摩。各自砥厲。其有裨於風俗人心。豈淺鮮哉。是編將付梓。先生命爲句讀。故特記崖畧如此。嘉慶丁丑。







